

人间真情

父亲的一诺千金

◎秦利平

1955年7月1日，在宝鸡市纱管厂一间简易整洁的会议室里，面对鲜红的党旗，一位英气勃发的青年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宣誓人秦维，就是我的父亲。从此，他把一生交给了敬爱的党，牢记使命，践行着一诺千金的誓言。

1930年7月，父亲出生在金台区金大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的出生，给全家带来短暂欢乐后，又让爷爷奶奶揪心犯愁。“一个孩子一张嘴。”大人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怎么哺养孩子呀？与我们住一个村的同宗姑姑，送来了小米、面粉。远在凤县做生意的三爷爷送来红糖和玉米面，接济我家，使刚出生的父亲营养有了保障。

1942年春，父亲被他的叔父带到凤县黄牛铺私塾求学。他用“头悬梁，锥刺股”的古训，激励自己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每学期考试，父亲各科成绩都是满分。四年的学海遨游，为父亲的人生奠定了基础。学习结束后父亲回到了家里，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给爷爷说：“爹，我已念了四年书，明白了书中的道理，按咱家的情况，我还要学一门手艺。”听了父亲一席话，爷爷内心十分高兴。四处打听考察后，爷爷把父亲送到淡氏家具社学习木工。

家具社虽属私人性质的作坊，但管理严格规范。学徒时间为三年，要经过打杂、拉下手、学艺三个阶段考核之后，才决定是否被录用。父亲少说多干，跑腿打杂，拉锯解板，油漆画画，很快就适

应了环境，进入了角色。因他有画画的基础，能熟练地在箱子上画刀刻，着色刷漆，三年学徒期满后，父亲被顺利地录用为油漆工。

1948年初，荣氏集团的新泰纱管厂到家具社招工，经过考试，父亲被录用招工，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福利保险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父亲明白，他是一个贫苦出身的孩子，是共产党把他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的，他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恩情。于是父亲郑重地向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党组织的严格考验，终于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 and 追求目标。父亲时刻告诫自己，要牢记初心使命，清似菊，正如松，更加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

当时国家纺织工业飞速发展，他们的产品纱管、木梭既要满足荣氏集团江浙沪厂家需求，又要保证省内重点纺织企业的供应，生产任务重，质量标准要求高。“哪里有困难，就冲向哪里。”年富力强的父亲，向党支部请战，坚决调到了制约全厂生产瓶颈的原料车间工作。父亲日夜劳累，免疫力下降，接连好几次中漆，眼睛红肿，浑身痒痒。领导见状，让父亲看病休息。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持不下火线。

1975年父亲调入宝鸡石油机械厂，他选择了技术含量高的配漆岗位，经他调配的油漆都是一次成功，既减少了调配成本，又最大化地提高了效益，连续几年都被厂里评为技术能手。

父亲退休后，回到了“生于斯，长



于斯”的家乡。2003年他被选为第一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上任后他和支部一班人，抓住“群众急盼的，就是干部该办的”这个切入点，调查研究，理清思路，联系实际，制定方略。组上的生活用水管道年久失修，跑冒滴漏严重，他和组长跑乡镇争取项目，将管道全部更换。生活废水排污、雨水排放原来都是明渠，每到夏季臭气熏天。他带人详细勘察设计，采取“组上投资+捐助”方式，在明渠上加上盖板，使顽疾彻底得到解决；村民建房时拆下的老房檩条、木椽，无处存放十分着急。父亲腾空自家院子，让村民存放，如遇雨雪天气，还要用油毛毡盖好；村民家过红白喜事，带头实干，使村容村貌明显改观，村民关系融洽和睦。连续几年，组党支部都被村、镇评为先进党支部，他本人也数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追忆(外一首)

■白麟



一些陈年旧事
说着说着就泛起沉渣
我惊讶于被生活制服
已惯于沉默的兄弟
忽然兴奋得变成了孩子

难得有这点时光挥霍
我们津津有味地回忆
说起在大石头下面摸到过冬的鱼群
翻山越岭到老林有摘不完的野杏
还有下山的鹿子眼看被追得无路可走
谁料顺河三蹦两跳就逃脱了
比浪头跑得更快

当然还有更多的话把子
藏在岁月嘴边
我忽然发现一条真理
生和死，都是源泉
纵然老了也依然被童年喂养
并乐此不疲

坟前

在父母坟前
我们似乎越来越从容
平静地给他们说话
聊到一些旧事开心而笑
也不觉得是不敬

一段时光被共同追认
不知有多幸福
一家人不知不觉都泛出了泪光

此刻，远山峰巅残留的碎雪
和我们试图遮掩的华发
彼此呼应

坟头的花草暗了一截
涌上来的暮色
很快让我们意识到
再亲的兄弟
又该各奔东西

外婆的爱

◎郑新娟

每周一次与外婆的相见。

一年春节，我和朋友约好了正月初一出去玩。因为除夕夜守岁睡得太晚，第二天早上还未睁眼就闻到了臊子面的香味。窗外还是一团漆黑，房间内的炉火映出一星红光，在那红光的旁边，慈爱的外婆正围坐在火炉旁，手里捧着她的粉色围巾。“婆，你拿我围巾干什么？”“娃，我看你围巾脏了，给你洗了一下，又怕干不了，给你烤一烤。”外婆轻声说。哦，原来当我酣睡时，外婆又是洗，又是烤，就为我新年的第一天能漂漂亮亮地出去玩。

工作后，我希望外婆的次数越来越少。可是每次去看她，她总会说：“把娃娃们教好，别打骂他们，好好给娃娃们讲道理。”在外婆的叮咛声中，我由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校级骨干、县级名师。这个军功章里，有一半来自外婆。

那年夏天，外婆不小心摔了一跤，手腕骨折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急如焚，火速赶到外婆家。看着躺在炕上因为疼痛而紧皱眉头的外婆，我心疼得流下了眼泪。那时学校快放假了，我担心外婆的身体，怎么也不愿回学校去。谁知，外婆板着脸，厉声说道：“快点回学校去！五十多个娃娃等着你呢，我没事，别操心我！”我抱着哭腔说：“我不，你手上有伤，走路不方便，万一再摔倒了……”“瓜娃娃，没事的，快回去！等星期天了再来。”好说歹说，我硬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被外婆赶回了学校。我的外婆啊，你虽然目不识丁，可是你



一直想要用一些文字，记录外婆给我的爱。这种爱，失意时给我鼓励，让我重新燃起自信；懦弱时给我支持，让我浑身充满力量；悲伤时给我安慰，让我心头温暖如春。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爸爸是一名公路职员，妈妈在家务农，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我和弟弟是龙凤胎，我们的降临给家中带来的喜悦远不如忧虑多。奶奶早逝，爷爷年迈，哥哥也是个需要照顾的孩子，爸爸远在千里之外，自然无能为力。就在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外婆果断地做出决定——她来养一个！就这样，出生四十天的我，就被外婆用旧布大褂一裹，抱回了家。

到了我该上学的年龄，爸爸妈妈要接我回家上学了。我号啕大哭，抓住门框不肯松手。外婆流着泪，忍着心痛，赶着我走。回到家的那些日子，我坐在院子里，抬头望着天上忽闪忽闪的星星，我多么想念外婆呀！我盼着周末，盼着

奶奶家的新冰箱

◎王卉

奶奶家的冰箱用了很多年，旧了，我想悄悄给她买个新的。但就当我在厨房量尺寸的时候，却被发现了。我支支吾吾说着旧冰箱的不是，她却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只说了一句，要买就买个大的。我纳闷素来节俭的奶奶为何一反常态，但这并没有影响新冰箱的“上岗”速度。当新冰箱送货上门的那天，旧冰箱被搬去了阳台变成了储物柜。

新冰箱真是好，对开门的，一边是冷冻，一边是冷藏，有原先的两个大。奶奶爱干净，我选了白色的，搭配厨房奶黄色调的墙砖很协调，放在原先放冰箱的老地方，尺寸刚刚好，奶奶高兴地说买得好。我就更纳闷了，什么时候奶奶变美颜控了。其实，楼下的小区超市里什么都有卖的，时令的水果蔬菜大多都是当天进货，又新鲜又方便，还能送货上门，并不需要囤菜，况且奶奶一个人住着，我和爸妈周末才去她那“蹭饭”，平时她一人根本不需要囤菜，那么大的冰箱她要装什么呢？

又是一个新周末，我带着疑问回到了奶奶家，爸妈早已经到了，帮奶奶在厨房准备着午饭，一股煎带鱼的香味飘得满屋都是。我走过去打开冰箱，打算把我专门买的农家散养土鸡蛋放进去，谁知鸡蛋架上没空地儿了。“谁买的鸡蛋，不是说来买嘛！”我嘟囔着想把手里的鸡蛋连盒圈圈放进去，可打开冰箱最底下那两层抽屉，里面也满着，全是黄梨。不用说，这一定是老爸捷足先登了。奶奶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入秋后每天吃上一个蒸梨，到冬天就能好些。冰箱里的西兰花、豆角、茄子占了满满一层，空隙还塞了一盒嫩豆腐，这也一定是老爸买的，都是我和奶奶爱吃的菜。

冰箱里再往上一层，是放熟

食和饭菜的，这里不能放鸡蛋。而最上面一层被瓶瓶罐罐的各种酱占去“半壁江山”，虾酱、黄豆酱、芝麻酱……我一瓶瓶翻看，仔细检查着它们的出生年月，想找出一两个保质期外的“搬”出去，好让我的鸡蛋“住”进来。看来看去，却发现泛滥充数的，只是边上有两大瓶臊子肉酱，一瓶写着老爸的名字，而另一瓶里有星星点点的绿辣椒，那一定是给我的，因为老爸的那瓶是炒菜用的，我这瓶是早上夹馍吃的，这两瓶酱是我们带回各自家的，看来奶奶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唉，那么大的冰箱里满满当当，连一盒鸡蛋也放不下了。

我关上冷藏这边的冰箱门，不甘心地打开了冷冻区，想着怎么能化整为零，腾出一点地方，让冷藏那边的搬搬家，我手里的这盒鸡蛋就可以挤进去了。冷冻这边的抽屉里装着虾和鱼，上面一层被三层摆着的饺子盒占着，鼓着圆滚滚肚子的饺子们整整齐齐地躺在里面，一看就是奶奶包给我的，因为盒盖上粘有写着“三鲜”的纸条，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再往上，我发现了蛋挞皮和蛋挞液……哇，还有两盒巧克力味的冰淇淋，不用说，这也是奶奶为我准备的，我一阵欣喜，毫不客气地拿出一盒，关上了冰箱门，竟忘了“初衷”。

坐在沙发上享受着清凉又甜滋滋味道的我，一抬头望见了冰箱贴下压着的一小片纸，纸上有几行字，字写得太小，看不清，我好奇地起身走上前，奶奶工整的笔迹立即映入了眼帘：煎带鱼、糖醋排骨、茄茄子、拌苦瓜、丝瓜丸子汤……这是奶奶提前写好了菜谱，为我们周末团聚做的准备。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心里明白了奶奶为何同意换个新冰箱，因为她要用这个大冰箱来装更多的爱。

小时候的味道

◎侯栗梅

当厨房里响起锅碗瓢盆的协奏曲，一股喷香的葱油香味弥漫了院子。我收拾好了行李，坐在饭桌前等待着，等待我的小心思变成现实。吃过午饭，我就要回城了。在昨晚，我给小姨说要走，因为就要开学了，她挽留了半天，还是同意了。

我是一周前来的，本是想来体验生活，体验书中所说“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惬意生活，可一切都地忙不完，忙不完，忙不完。收完了黄瓜，青辣子又陆续成熟了，村里合作社联系了客商每天来拉菜，小姨家的三亩多地今年都建了大棚，所以她往地里跑得就更勤了。虽说每天都有合作社的其他人来帮忙，但我还是像当年那样，无论小姨到哪都紧跟着，还是她的“小尾巴”。

小姨这些年一直跟着合作社大棚种菜，种啥不种啥，有合作社帮忙规划，她只管专心把菜种好，到收的时候，又有合作社联系销售，省了不少心，经济上还有保障，她和小姨夫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去地里帮忙，小姨就教我辨别啥样的辣子是可以摘的，啥样是能再长三五天的，听得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小时候她教我认麦子和葱的情景。

“麦子变黄就熟了，可以吃，葱变黄就老了，不好吃。”小姨告诉我的话，我现在依稀记得，但在我的印象中，记忆最深的还是她给我做的葱花饼。“麦子磨的面是粮食，葱是蔬菜。”小姨的话让我只顾着吃的我一怔，原来香喷喷的葱花饼里既有粮食又有蔬菜啊，我一下就想起了，她的教法现在看来都十分科学，是分类学“因材施教”的好例子。所以，从小我就跟小姨很亲近，很听她的话。

上大学的第一年，小姨常打电话给我，我就说想吃她烙的葱花饼，这似乎变成了治愈我思乡的药方，只要一想起仿佛就有了向前的动力。跟葱花饼比起来，那些火锅、烤肉，那些冰淇淋、奶茶就都不香了，那是一种朴实且纯粹的味道，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甚至会被人笑话它的不高级，但这是我心里一直念想的，来自我小时候的味道。所以，刚才小姨从地里回来的时候，胳膊下夹着一大捆葱，我就明白她有多舍不得我走了。

小姨从厨房出来了。只见她左手端着一盘葱炒鸡蛋，右手的盘子里摆着高高的一摞葱花饼，“吃吧，还要赶车呢。”说着小姨赶忙把手中的筷子递给了我。我冲小姨“嘿嘿”傻笑了一下，就埋头大吃了起来。其实，我来的第一天就盼着吃到葱花饼，也夹着小姨给我做，可她变着花样做了许多好吃的，一直把它留在了最后。这是我们的默契，也是暗号，更是二十多年来小姨对我的疼爱。

仿佛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味道也的确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切成了的一小段一小段的葱，被油煎得刚刚变了金黄色，分隔着层层的面皮不粘连，看着油汪汪却一点也不腻，外表酥脆，内里香软，轻轻地咬一口，满嘴的馨香。还有乒乓球那么大的鸡蛋块，我一次只夹一块，就把嘴巴里塞得满满的，嚼着还没下咽，又忍不住咬上一口饼。“娃呀，这是给你的零花钱，在外地上大学，吃不上咱这农家饭，多吃点……”小姨边说边往我衣兜里塞了个红包，“娃今年地里忙，你来着我也一天没闲着，天天跟我在地里干活，你自小跟姨亲，可不要……”小姨的话，听得我眼睛发热，却停不下筷子，尽情地享受着爱的味道。